

母亲自幼丧母,她的生父很快再娶,继母不待见我的母亲,便将嗷嗷待哺的母亲丢给了她的爷和婆。母亲的爷和婆,实际上就变成了母亲的父母。母亲的爷和婆是乡下人,爷上过私塾,见过些世面,更因为疼惜母亲是没娘的孩子,后来便和婆执意将不满六岁的母亲送进了乡里的完全小学。

从家里到乡上的完小走官道得五里多路,抄近道走小路能少走二里路,但比官道偏僻得多,要经过一片乱坟岗子和一个取土壕。那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刚解放不久,农村人少,冬天野外不时有狼和野猪出没。天色尚未大亮,黎明的乡间小路上走着母亲和她的爷。爷孙俩边走边说着话,爷说人声能把妖邪之类的东西逼走。爷不但喜欢听母亲背书,还让母亲唱学校新学的歌和婆教给她的戏,一老一少的声音在晨曦中传得很远。

婆爱听戏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每逢乡里赶集或者有人家过红白喜事,县里的戏班子甚至外省的戏班子赶来献艺挣钱,母亲说婆便领着她,捧着戏班子跑到离家十几里外的村庄,就为看一眼喜欢的小旦青衣。婆在听戏回来的路上反复学着台上戏子的唱腔,推敲唱腔念白,叫母亲也跟着啾啾呀呀地学唱。婆最爱秦腔《三滴血》,尤其爱唱“虎口缘”那一场戏。婆说,丫头,给婆来段“虎口缘”。我那小小年纪的母亲便立刻化身为戏中的莲香,用稚嫩的嗓音边走边唱起来:“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公小哥哥。深山寂静少人过,虎豹豺狼常出没。除过你你就是我,二老多娘无下落。你不救我谁救我,你若走脱我奈何。常言道救人出水火,胜似烧香念弥陀。”婆孙二人一路吟唱,引得行人驻足观瞧。

班上组织集体活动,母亲作为文艺积极分子,表演了“虎口缘”。老师说唱得不错,可惜内容陈旧,要反映新社会新风尚的,最好是新词。那时眉户戏《梁秋燕》一经问世广受群众喜爱,曾流传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之说,“菜叶搓绿面,小蒜卷芝卷,油勺儿吃去香又甜,保管他一见心喜欢。秋燕只觉心里喜,放大脚步

岁月笔记本

文艺细胞

文 / 祁阿辉

走呀走得急。”这段梁秋燕唱词最是家喻户晓,一到放学路上,到处可见女学生嘴里唱着“秋燕只觉心里喜,放大脚步走得急。”不止女学生喜欢,农村妇女们大多都能来上几句。母亲说婆也爱听《梁秋燕》,时常来一段《三滴血》,再唱几句《梁秋燕》,爷有时也来几句《周仁回府》和《铡美案》里的戏词,虽没有婆唱得委婉娇俏,粗犷中倒也显出荡气回肠。

母亲说她的语文老师认为她身上有文艺细胞,长大应该从事和文艺有关的工作,曾建议她参军做个文艺兵,成为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文艺战线的一员。在母亲初中毕业前,她的爷和婆因操劳过度,身体都不太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母亲毅然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而是考取了初中专,被西安一所全国知名的无线电工业学校录取。母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刚挣了工资准备报答爷和婆的养育之恩,二老却先后因病撒手人寰,孙欲孝而亲不在,令人唏嘘。母亲有好几次做梦,都梦到婆给她唱《三滴血》和《火焰驹》,而一旁的爷则是《周仁回府》里周仁的装扮。

母亲从天津调回陕西后,架不住日常生活的烦劳琐碎,在海河边养成的时髦习气渐渐被大西北的土气所淹没。有一天,母亲将她自己和已经上小学六年级的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原来她和厂里的同事到西安出差,忙完事情,带我专程去易俗社看了秦腔折子戏专场演出。我第一次在

剧场看了秦腔“虎口缘”,觉得台上小旦的服装和长相比唱功好,我更喜欢看一出叫《看女》的丑角戏,不时和邻座的观众一起哈哈大笑。回家路上,母亲说起自己年轻时不但会唱歌唱戏还会跳秧歌,毕业后到天津上班,厂里的年轻同事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单位经常搞文艺汇演。我说起在相册里见过母亲那时留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和同伴一起跳秧歌舞的照片,她同事在一旁打趣地问有没有男青年当年被她的大辫子和秧歌舞迷住了?母亲笑而不答。后来母亲回忆说,她在汇演时表演了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经典唱段:“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厂里的一位男青年扮演的杨白劳唱到:“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无钱难买来,红头绳扯了二尺,亲手与儿扎起来。”台下一片叫好声。也有籍贯江浙一带的男女同事唱了越剧《红楼梦》宝黛初见的唱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格清奇非俗流。”我猜测母亲在那段青春年华里一定有过五彩斑斓的梦。

后来母亲从厂里的一个部门调到了厂子校,子校的阅览室里藏书多且报刊杂志种类全,母亲在工作之余喜欢坐在阅览室里静静地读书看报。阅览室的报刊书籍教职工可以借阅带回家,我就是在那时候才读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书刊,令我激

动不已,眼界大开。

高三文理分科时,我毅然选择了文科。高考备战前学习特别紧张,身边每个同学都在埋头苦读,而我在此时突然迷上了诗歌。彼时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诗歌热,我陷入对诗歌的狂热痴迷中不能自拔。看到一本非常有名的文学期刊推出了几个青年诗人的诗歌特辑,我除了羡慕他们的才华,觉得只要我努努力,也一样能写出那种水准的诗歌。学习之余,几乎每天都要抽时间写诗。诗里有我不能对人说出的自负与叛逆,有对未来生活的迷惘和憧憬,当然还有青春期的朦胧情感,这一切彼时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城郊厂矿子弟和高中女生该有的情愫,而我则试图通过诗歌将它们抒发得更为强烈,更为尖锐。母亲读了我贴在卧室墙上的十几首诗,皱起眉头,说看我写诗都快魔怔了,高考作文应该不会考这些吧?我顿时觉得一向爱好文艺的母亲瞬间变得十分俗气,有些不屑,也有一点气恼,就和母亲顶了几句。母亲放缓语气,带有鼓励性质地说我的诗写得不错,但高考在即,让我把写诗的念头暂且放一放。母亲说她年轻时也喜欢诗,和文艺沾边的都喜欢过。我记起家里的某个抽屉里,放着母亲多年前的两个诗词摘抄本,纸张发黄,墨迹陈旧,看着眼前母亲因操持家务变得粗糙的双手,突然为母亲感到惋惜和心疼。

权衡了一番之后,我暂且放下了诗歌。然而没几天,我很快又迷恋上了流行歌曲,嘴里时常哼唱着从收音机里“每日一歌”栏目和电视上明星演唱会学到的港台流行歌曲,乐此不疲。一天晚饭时,母亲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又就专心备考一事对我进行了一番批评规劝。我自知理亏,闷头吃饭。父亲说,孩子想唱就让她唱吧,心情也很重要!说完,父亲还用筷子敲着碗边,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那是他在上高中时跟俄语老师学的。父亲唱得颇有些陶醉,还面带得意之色地说他老师曾夸过他有文艺细胞。母亲白了父亲一眼。父亲冲我眨眨眼,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

诗意人生

冬眠时光

文 / 李晓军

在冬日幽深的静谧里徜徉
我聆听,时间的步履缓缓踉跄
万物皆沉浸于深邃的冥想长廊
那是冬眠的序曲,正悄然铺张
如古老诗篇,低吟浅唱

窗外,雪花翩跹起舞飞翔
轻轻拥抱沉睡的大地宽广
为冬眠织就一袭无瑕的白裳
如梦似幻,纯洁了世间的想象

寒风呼啸,肆意穿梭在街巷
却难扰那沉睡心灵的安详
它们温暖的巢穴深处藏
沉醉于冬日独有的宁静与希望

梦里,繁花似锦春意荡漾
夏日里奔放不羁地狂想
秋日金黄满地硕果累累挂枝上
唯有冬日的寒冷与静美相望

这深深的 深深的冬眠时光
让世间喧嚣归于宁静的温柔乡
我静坐于此,细细品味与遐想
这份宁静的力量,如暖流涌入心房

我深知,冬眠并非生命的终章
而是蓄势待发的另一种成长
在冬日的沉睡中静静守望
孕育着春天的希望与无限风光

(作者供职于津哈公路段)



真挚情怀

我的公路情缘

文 / 韩 敏

路走,就一定可以走到繁华的集市,走向更远更热闹的城市,心中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与渴望。

后来,公路开始改变。它被拓宽了,路面先碾压了石子,又铺上了水泥,变得十分平坦,远远看去,像是一条汉白玉筑成的丝带。它与我在课本里看到的景象如出一辙,在穹顶之下,串联着城市、乡村与每一户人家。宽阔的公路修好以后,紧接着又修了通往每户人家门口的水泥路。这一下,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了一条玉带。小摩托车可以骑进家门口,自行车也不必扛着回家了。那时,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守着公路疯玩,从这头跑到那头,又从那头跑到这头。

考入外面的学校后,我便乘着车摇摇晃晃,顺着公路去更远的地方求学。我才知道,原来水泥路之外还有更舒适平坦的柏油马路,以及只能车辆通行的高速公路,那一路的风驰电掣,沿途的风光如画卷般在眼帘展开,连绵起伏的山峦、蜿蜒流淌的河流、波光粼粼的湖泊,沿途经过的城市和乡村,都一一尽收眼

底。我不止一次地靠在车窗向远处眺望、感叹:“有这样的路,真好。”

或许就是因为有那些细腻的时光,我与公路之间有了牵连,我对它有了爱恋。想起那些公路两边总是被打理得妥妥当当的绿植们在四季里悄然生长,那些花儿们在春日里含苞待放,夏日里纵情绽放,秋日里缀满果实,冬里被白雪珍藏,我明白,那是因为有一群人总在默默为其守护。而我,也有幸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静静守护着延伸至远方的路,看着路边的花开花落,见证着人们的离别与重逢。

未来的公路还会有变化吗?我不知道,却还惦记着,期盼着,希望能与它续写出更多难舍的缘分。或许未来的公路会更加智能,实现无人驾驶,或许会更加环保,采用新型材料,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或许还会连接起更多的偏远地区,让交通更加便捷。但无论未来公路如何变化,它在我心中的地位都不会改变,那份与公路之间的情愫,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名胜揽胜

初冬时节,宝鸡的气温恰到好处,既温暖又清寒,美景如画,每一处都充满了诗意,让人陶醉其中。其实,宝鸡的魅力远不止眼前的宜人景致。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珍贵印记:古老的建筑、斑驳的古迹仿佛都在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那些源远流长的故事,就如同这初冬的美景一样,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去探寻。

在宝鸡,金台观宛如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巍峨丰碑。它恰似一位饱经沧桑的岁月长者,目睹了时光的变迁。金台观不仅是宝鸡八景之一,还被尊为道教三观之首,更是一处保存极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宛如一座熠熠生辉的历史文化宝库,镶嵌在宝鸡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上。

这座古迹坐落于宝鸡市区北部的陵原山腰东坡。追溯其源,始建于元末明初,历经多次修葺,现存建筑大多为明清时期建筑。观内主要道教古迹与建筑包括山门、玉皇阁、张爷殿、三丰洞、药王洞等,多依山就势而建,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金台观不仅建筑风格独

特,还因太极宗师张三丰在此修真传道而闻名。张三丰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如“瓜皮书”“翻耳瓦罐”“神勘定柱”等,每一个故事都仿佛是岁月长河里熠熠生辉的珍宝,承载着往昔的神秘与奇妙,引得后人津津乐道,而在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上,还有那静静伫立的碑林、精美绝伦的铁旗杆,以及汇集文人墨客的金台书院……它们与张三丰的传奇故事一同构成了这片土地独特且迷人的文化风貌,让每位到访者都沉醉其中,感受着历史与文化交织的独特魅力。

宝鸡金台观碑林是宝鸡市区石碑收藏种类最多的地方。它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历时两年完工,共有石碑116通,碑林呈“回”字型展示,主要包括宝鸡历代出土的古石碑,以及历代名人、书法家的创作精品,如《曹全碑》《兰亭序》《前后出师表》《陋室铭》等。碑刻内容涵盖书法、历史事件纪念和传统文化底蕴等多个方面。它的建成开放为金台区旅游增添了一处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

在金台观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两根高大的

铁旗杆,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历经岁月沧桑,却始终矗立不倒,已然成为金台观极具标志性的建筑存在。这两根铁旗杆重6000余斤,回溯往昔,乃是清朝光绪十七年十月所修建,距今已有100多年漫长的历史。它们诞生之时,正值慈禧太后当权时期,所以旗杆上铸有龙凤图案,颇为独特的是呈现出凤在上,龙在下的样式,在别处着实少见。东边的铁旗杆,顶部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而西边的则是一个月亮,一阴一阳,相互映衬,相对而立,如此巧妙的设计恰恰表明了道教所秉承的阴阳和谐的理念,也让这两根铁旗杆除具有观赏价值之外,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与哲学意味,引得前来游览的人们无不驻足观赏,细细品味。

除了碑林和铁旗杆外,金台观还有一处宝藏——金台书院。它坐落于太极源文化景区南北中轴线之上,宽60米,高23.26米,九开间,周围带围廊,黄色琉璃瓦建筑顶,仿照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历时千载,是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曾培养出无数杰出的人才。踏进书

乡土记忆

大湾铺散记

文 / 张永涛

村庄

秦岭怀抱中,大湾铺村如静谧的画卷,被群山环抱。清姜河如一条银带,绕过村庄,薄雾如纱,为这幅画增添了几分神秘。深秋的午后,我漫步在这片土地,头顶的云朵悠闲地飘过,微风拂过村庄,就吹散了薄雾。

虽已是寒露时节,但生命的活力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几户人家门前的柿子树叶已经凋落,但红彤彤的柿子却更加鲜艳夺目。石榴树和枣树的果实早已被收获,只剩下残叶在风中摇曳。花坛里的植物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而那些疯长的藤蔓,如顽童,从一堵墙攀爬到另一堵墙,肆意地展示着它们的生命力。

村中的小学已经废弃多年,但它的墙壁上依旧刻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偶尔,几位农人扛着农具,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或吸烟,或喝茶,或闲聊,享受着这宁静的岁月。鸡鸣犬吠声中,一只花猫慵懒地趴在墙头,好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老高和他的老伴是村里的养羊人,他们每天赶着一群奶羊,歪歪扭扭地出进于村庄。领头羊的羊毛中夹杂着灰色,显得格外醒目。羊群的记忆并不太好,老高在后边赶,老伴在前面领,尤其是在岔路口,老伴还得用竹竿引导,以免羊群迷路。每天早晚,老高都会把羊群赶到山腰,让它们边走边吃草。这样宽松自在的放牧,使得羊奶的产量颇丰,也让老高的日子变得滋润。每当村里有小孩缺奶,或老人生病,老高总会慷慨地送上新鲜的羊奶。

古迹

村庄是古道的见证者。老子出关、汉刘邦赠渡陈仓、南宋抗金英雄吴玠、吴玠的守护,以及1949年解放宝鸡的英雄们,都曾在这里留下身影。这些历史事件被绘制在村中的文化墙上,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在《渭滨区志》中曾读到过大湾铺遗址的记载,而近年来的文物普查更是详细地记录了大致。该遗址位于村西南5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面积达10500平方米。曾有人在此处发现陶罐和陶器的残片。我想起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他曾在1935年5月8日经过此地,在日记里记载:“再前,有村,曰大宛铺。”12日,他又记:“和尚原在益门镇正南。大宛铺有一张先生,曾亲往。”显然,他是听当地民夫口音而记。

村中有一口官井,井深六七米,井水清澈甘甜,时至今日,仍在使用。井房的墙壁上记载,这口井建于明正德十六年,算起来,已有五百年历史。

村子最南头,有一座慈安桥,看似普通,可读了碑文,方知来历,此桥最早建于明代,桥长6米,宽3.5米,原为实木结构,桥面铺以石条。桥的两侧雕刻有六条龙,东西各一条,桥腹一条,共计九条,因此得名九龙桥。清朝末期,桥因火灾被毁,后由村民筹款重建。

继续前行,是村子的庄神庙,庙前有莲花石雕,庙旁有石碑,上面刻着灵山老母结缘等字样。但庙宇的建造年代却无人知晓。庙宇与清姜河之间的平台上,有村民们在此锄地,也有挑水浇灌蔬菜者,悠然自在。

小道

小道是村外的一条砂石路,与清姜河平行,阳光洒下,将我的影子拉长,影子成了时间的见证者。小道两旁的荆棘,在我经过时,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它们在低语。微风吹来了崖畔野菊花的香气,芦苇在摇曳,狗尾巴草就安静多了。鸟儿们偶尔掠过天空,清脆悦耳的鸣叫声,为这宁静的午后增添了几分生机。一只猫头鹰隐藏在树丛之间,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一切。

走进那片竹林,曾经的尝试依然历历在目。那是春天时,我曾试图挖取竹根,想要将它们栽种在花盆中。然而,最终没能成功。竹子们似乎并不适应人工栽培的环境,它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穿过竹林,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偶有蜘蛛网挂在我的脸上。那些随意堆放的木材,更是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只得沿着小路返回,夕阳的余晖依旧洒在我身上。

(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

探访金台观

文 / 孟登武

院那古朴的大门,脚下的石板路仿佛都在轻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周围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那一间间透着古朴韵味的教室,仿佛还能看到昔日学子们正襟危坐,诵读经典的模样,书卷的墨香似乎依旧在空气中隐隐弥漫。在这里,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那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学子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氛围,让人不禁沉醉其中,对古代教育的辉煌以及那些莘莘学子为求学问道所付出的努力心生敬意。

总之,宝鸡金台观不仅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是一处探访古人遗存、感受道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它宛如一座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的宝库,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踏入金台观,处处都渗透着道教文化的韵味:从那些蕴含深意的碑刻文字,到别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布局,再到流传已久的传奇故事,仿佛都在轻声诉说着道教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引领着每一位到访者沉浸其中,去细细体悟古人的智慧与精神世界,感受那跨越时空却依旧熠熠生辉的独特魅力。

(作者供职于太白公路段)